



一劍情魔

〔台灣〕
云中岳 著

上

一剑情魔

(台湾) 云中岳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一剑情魔

作者：(台湾)云中岳

责任编辑：白昌懋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长沙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783×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1994 年第一版 1994 年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0

ISBN7—5354—0832—X/I·693

定价：(上、下册)12.80 元

内容提要

武林对圣地血海山庄不但出美女，而且个个武功神奇。碧玉夫人要选女婿，武林四公子不远千里前来赴会，吃酒尝梅，却当场毒死二人，是谁做的手脚？种种迹象表明是马如龙。凶手到底是底谁？武林出现了一场正直与邪恶错综复杂的争斗。本书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文字秀丽。实属武侠小说一代宗师云中岳先生的又一力作。

上 册

- | | |
|----|-------|
| 一 | 四公子 |
| 二 | 杀手 |
| 三 | 天杀 |
| 四 | 长夜 |
| 五 | 大婉 |
| 六 | 破碗 |
| 七 | 小碗 |
| 八 | 私情 |
| 九 | 患难见真情 |
| 十 | 问题 |
| 十一 | 吊型 |
| 十二 | 茉莉花 |
| 十三 | 卖花女 |
| 十四 | 绝人绝事 |
| 十五 | 玲珑玉手 |
| 十六 | 杂货店 |
| 十七 | 有所不为 |

前 言

据说近三百年来，江湖中运气最好的人，就是金坛段家的大公子段玉。大金坛，段家是望族，在江湖，段家也是个声名很显赫的武林世家。

他们家传的刀法，虽然湿良平和，绝没有毒辣诡秘的招式，也绝不走偏锋，但是劲力内蕴，博大精深，自有一种不凡的威力。

他们的刀法，就像段玉的为人一样，虽不可怕，却受人尊敬。

他们家传的武器“碧玉刀”，也是柄宝刀，也曾有段辉煌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要说的这故事，并不是“碧玉刀”的故事。

江湖中还有件宝物叫“碧玉钗”。碧玉刀为人带来的，

是幸运财富，碧玉钗为人带来的，却是不祥和灾祸。

据说无论谁拥有了这枚碧玉钗，就立刻会有灾祸降临到他身上，据说它的每一个主人都是死于横祸，没有一个人例外。

在江湖中，有关碧玉钗的传说很多，有的甚至已接近神话，充满了妖异和邪恶的幻想。我们现在要说的这故事，也不是“碧玉钗”的故事。

我们现在要说的这故事，是“碧玉珠”的故事。

“碧玉珠”是什么？是一个人？一种武器？一件宝物？还是一种神奇的丹药？

一、四公子

严冬，酷寒，雪谷。

千里冰封，大地一片银白。一个人在雪地上挖坑，挖了一个三尺宽，五尺深，七尺长的大坑。

他年轻、健康、高大、英俊，而且有一种教养良好的气质。

他身上穿的是一袭价值千金的貂裘，手里拿着对光华夺目的银枪。枪杆是纯银的，上面刻着五个字：

“凤城，银松，邱。”

这么样一个人，本不是挖坑的人。

这么样一对银枪，也不该用来挖坑的。

这里是美丽的山谷，天空澄蓝，积雪银白，梅花鲜红。

他是骑马来的，而且是骑了一段很远的路，马是纯种

的大宛金驹，高贵，神骏，鞍辔鲜明。

连马镫都是纯银发。

这么样的一从此人，为什么要骑着这么样的一匹好马，用这么样的一对武器，到这里来挖坑？

坑已经挖好了，他躺了下去，好想像试试坑的大小，是不是可以让他舒舒服服的躺在里面。

这个坑难道是为他自己挖的？

只有死人才会用得着这么样一个坑？他目前正年轻健康，看起来绝对还可以再活好几十年。

为什么要为自己挖这么样一个坑？难道他想死？这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想死？为什么一定要到这地方来死？

雪昨夜就已停了，天气晴朗干冷。他解下马鞍，轻轻拍了拍马头，道：“你去吧，去找个好主人。”

健马轻嘶，立即奔出了这片积雪的山谷，他在马鞍上坐了下来，仰面看着蓝天，痴痴的出神。

眼睛里带着种说不出的悲痛和忧虑。

这时候雪地上又出现了一行人，有的提着食盒，有的抬着桌椅，还有个人挑了两坛酒，从山谷外走了进来。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看来像是个酒楼的堂倌，过来陪笑问讯：“借问公子，这里是不是寒梅谷？”

挖坑的少年茫然点了点头，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这从又问：“是不是杜家大少爷约你到这里来的？”

挖坑的少年连理都不理他了。

这人叹了口气，讪讪的自言自语：“我真想不通，杜公子为什么要我们把酒菜送到这里来？”

另一人笑道：“有钱人家的少爷公子，都有点怪脾气的，像咱位这种穷光蛋当然想不通。”

一行人在梅树下摆好桌椅，安排好杯盏酒菜，就走了，又过半天，山谷外忽有人曼声长吟。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霸桥过，铃声响叮当。”

真的有铃声在响，一个人骑着青驴，一个从骑着白马，进了山谷。骑驴的人脸色苍白，仿佛带着病容。

但笑容温和，举止优雅，服饰也极华贵。

另一人腰悬长剑，头戴银狐皮帽，着银狐皮裘，一身都是银白色的，骑在一匹高大神骏的白马上，顾盼之间，傲气逼人。

他也有他值得骄傲之处，像他这样的美男子的确不多。

挖坑的少年还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痴痴的出神，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他们，他们也不认得他。

这三个年轻人看来却都是出身富豪之家的贵公子，而且居然都是不约而同的都到这里来了？

但是他们来的目的，却显然不一样，后面这两位，是为了踏雪寻梅，赏花饮酒而来。那挖坑的少年，却是来等死的。

酒在花下。而带病容的少年，斟了杯酒，一饮而尽，

道：“好酒。”

花在酒前，花已尽发。他又喝了一了杯，道：“好花！”花光映雪，红的更红，白的更白。

他再举酒，道：“好雪。”三杯下肚，他苍白的脸上也已经有了红光，显得豪兴逸飞，意气风发。

他的身子虽然弱，虽然有病，可是人生中所有美好的事，仍都能领略欣赏。他好像对什么事都很有兴趣。

所以他活得也很有趣。

那骑白马，着狐裘，佩长剑的美少年，脸色却很阴沉冷漠，好像对于世上的什么事都没有兴趣。

只听面带病容的贵公子微笑道：“如此好雪，如此好花，如此好酒，你为什么不喝一杯？”

美少年道：‘我从来不喝酒。’

贵公子道：“到这里来，你不喝酒，岂非辜负这一谷好雪，千朵梅花？”

美少年冷冷道：“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我都不喝酒。”

贵公子叹了口气，喃喃道：“这个人真是个俗人，真扫兴，我怎么会交到似你这种朋友的？”

挖坑的少年还在发呆。

贵公子忽然站起来，走过去，围着他挖的坑绕了个圈子，道：“好坑。”

挖坑的少年不理他。

贵公子道：“这个坑挖的好。”

挖坑的少年不理他。

贵公子索性走到他面前，道：“这个坑是不是你挖的？”

挖坑的少年不能不理他了，只有说：“是。”

贵公子道：“我一直说你这个坑挖得好，你知不知道不什么意思。”

挖坑少年道：“你想我陪你喝酒。”

贵公子笑了，道：“原来你不但会挖坑，而且善解人意。”

挖坑少年道：“可惜我不会喝酒。”

贵公子不笑了，道：“你也从来不喝酒？”

挖坑的少年道：“高兴的时候就喝，不高兴喝的时候就不喝。”

贵公子道：“现在你为什么不喝？”

挖坑的少年道：“因为现在我不高兴喝。”

贵公子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

“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我常听人说，银松公子邱凤城的脾气，就像他的枪一样，又直又硬，你一定就是邱凤城。”

挖坑的少年又不理他了。

贵公子道：“我姓杜，叫杜青莲。”

邱凤城还是不理他，就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名字。

其实他是知道这个名字的，在江湖上走动的人，没有听说过这名字的还不多。

武林中有四公子，银枪、白马、红叶、青莲。这一代江

湖中的年轻人，绝没有任何人的锋芒能超过他们。

他们彼此问虽然并不认得，杜青莲的名字，邱凤城总应该知道。

他也应该知道，那骑白马，着狐裘，佩长剑的美少年，就是白马公子马如龙，但是他却偏偏装作不知道。

杜青莲叹了口气，道：“看来你今天是决心不喝酒了。”

忽然间，山谷外有个人大声道：“他们不喝，我喝。”

喝酒的人来了。

雪停了之后，比下雪的时候更冷，他们空着皮裘，还觉得冷。这个人身上穿着的，却只不过是件薄绸衫。

料子虽然不错，却绝不是在这种天气里穿的衣裳，所以他冷得在发抖。虽然冷得要命，他手里居然还拿着把折扇。

桌上有酒壶，也有酒杯。

但见他一冲过来，就立即捧起酒坛子，嘴对着嘴，喝了一大口，才透出口气，道：“好酒。”

杜青莲笑了。

这人又喝了一大口，道：“不但酒好，花好，雪也好。”三大口酒喝下去，他总算不再发抖了，脸上也有了人色。

这人虽然究，却不讨厌。

他甚至可以算是一个很上人喜欢的人，长得眉清目秀，笑起来嘴角上扬而且还有两个酒涡。

杜青莲已经开始觉得，这个人可爱极了。

这人又道：“此情此景，此时此刻，不喝酒的人真应该……”

杜青莲道：“应该怎么样？”

这人道：“应该打屁股。”

杜青莲大笑。

那挖坑的少年仍然不闻不问，除了他心里在想着的
那个人，那件事之外，别的人他看见了也好像没看见，别
的事他更不放在心上。

马如龙眉目间虽然已有了怒气，但是他并没有发作。
他不是不敢，他只不过是不肖跟这种人一般见识而已。

这人却偏偏要找他，捧起酒坛子，道：“来，你也喝一
口。”

马如龙冷冷道：“你不配。”

这人道：“要什么样的人才配跟你喝酒！”

马如龙道：“你是什么人？”

这人不回答，却“刷”的一下子把手里的折扇展开，扇
面上写着七个字，字写得很好，很秀气。

就像他的人一样。

“霜叶红于二月花。”

这个人虽然长得落拓潦倒，这把扇子却是精品。扇面
上这七个字，无疑也是出自名家的手笔。

杜青莲举杯一饮而尽道：“好字。”

这人也捧起酒坛子来喝了一大口，道：“你的眼光也
不错。”

杜青莲：“这字是谁写的？”

这人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写得出这么好的字来？”

杜青莲大笑，道：“现在我也知道你是谁了。”

这人道：“哦？”

杜青莲道：“除了沈红叶外，哪里还能找得出你这么狂的人？”

武林四公子中，最傲的是“白马”马如龙，最刚的是“银枪”邱凤城，最潇洒的当然是杜青莲。

最狂的就是沈红叶。

由于马、邱、杜，三家都是豪富、望族，白马、银枪、青莲，可说都是有名有姓的贵公子。

红叶的身世却很神秘。

据说他就是昔年天下第一名侠“沈浪”的后人。

据说“小李探花”生平最好朋友，天下第一快剑“阿飞”，就是他的祖先。

阿飞的身世，本来就是个谜，所以红叶的身世也如谜。他也从来没有说起过自己的来历。

人们把他列入四公子，只因为他从小就是在叶家长大的。叶家就是“叶开”的家。叶开就是“小李飞刀”唯一传人。

小李飞刀是什么人，有什么人不知道？

现在武林四公子都已经来齐了，但是他们并不是自己约好到这里来的。

这里距离他们每一个人的家都有好几千里路，杜青莲的雅兴就算很高，也绝不会奔波几千里。

只为了要到这里来赏花喝酒。

邱凤城也用不着奔波几千里，到这里来等死，一个人如果要死，无论什么地方都一样可以死的。

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来干什么？

* * * * *

马如龙还是冷冷的坐在那里，态度绝没有因为听到沈红叶这名字而改变，但是他的手已经移近了他的剑柄。

他凝视着沈红叶忽然道：“很好。”

沈红叶道：“什么事很好。”

马如龙道：“你是沈红叶就很好。”

沈红叶道：“为什么？”

马如龙道：“本来我认为你不配，不配让我拔剑，我的剑下从不伤小丑。”

沈红叶道：“现在呢？”

马如龙道：“沈红叶不是小丑，所以现在你只要说一句轻佻无礼的话，你我两个人之间，就要有一个人横尸五步，血溅当地。”

沈红叶叹了口气，苦笑道：“我只不过想找你喝口酒而已，你又何必生气！”

杜青莲道：“他不喝，我喝。”

他接过沈红叶手里的酒坛子，嘴对着嘴，一直灌了好几口之后，方才吐出口气，道：“好酒。”

沈红叶又把酒坛子从他手里抢回来，喝了一大口，叹着气道：“这么样的酒，就自有毒，我也要拼命喝下去。”

杜青莲微笑道：“唔！一点也不错，如果我们现在能够马上死在这里，倒也是我们的运气。”

沈红叶道：“为什么！”

杜青莲道：“因为，这里有个人会挖坑。”

沈红叶道：“他的坑挖得很好？”

杜青莲道：“好极了。”

沈红叶忽然站起来，捧着酒坛子走过去，围着那个坑绕了个圈子，喃喃道：

“这个坑果然是个好坑，一个人死了之后，若是能够埋在这么好的一个坑里，倒真是运气。”

杜青莲道：“只可惜这个坑不是为我们挖的。”

沈红叶道：“只有死人才用得着这么样一个坑，难道他想死？”

杜青莲道：“看样子好像是。”

沈红叶好像很吃惊，道：“像他么样一个人，为什么想死？”

杜青莲道：“因为他也跟我们一样，也接到一封信，叫他今天到这里来。”

沈红叶道：“那封信也是碧玉夫人给他的？”

杜青莲道：“一定是。”